



贵州人民出版社



遠樹孤烟

赵剑平



远树孤烟

赵剑平



责任编辑 戴美莹
封面设计 石俊生

远树孤烟

赵剑平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50千字 2插图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册

书号 10115·639 定价 2.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远树孤烟》是文坛新秀赵剑平的中篇小说集。

本书所收六个中篇，都是反映当代黔北农村社会生活的。《红月亮，白月亮》、《峡谷人家》、《在两岔河湾中》描写青年人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追求，新旧思想的冲突；《青色的石板街》、《远树孤烟》描写阴霾笼罩的岁月孀妇、稚子的痛苦挣扎；《山雪》描写一位女知青的经历。作者以深刻的思索，沉凝的格调，真实、艺术地刻画了黔北社会风貌，思想内涵丰厚。

序

文 蒙

剑平和我确算得忘年之交。今年，剑平不到三十岁，我则已年过半百，但我们相交甚笃，因此，他提出要我为他这个小说集讲一点题内和题外的话作序，这便是无可推卸的了。

我与剑平的接触是在六年以前。那时他刚毕业于遵义师范大专班，年仅24岁。也许他曾听到有的同乡说起过我，抑或出于一个作者对编辑的信赖，他与我素未谋面，便寄了几个短篇小说来给我看，要我多提意见，从严对待。我读后觉得其中有一篇还不错，便提了意见让他去修改。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在1979年《山花》第11期上，题名为《敲锣的人》。

大概因为这篇处女作的发表使他很受鼓舞，剑平便一鼓作气地奋力写下去。这一年，他在省内外报刊先后共发表了七篇小说和散文，这就越发增强了他的信心。对一个初初提笔的作者来说，勇气和信心是太重要了；这常常是鼓舞一个青年作者继续奋进的动力，所以应该加以肯定。但我觉得有一种责任：应该提醒他不要满足，要把目标定得宏伟一些，把眼光放得远大一些。我以为这样的提醒是必要而适时的。于是，在此后的一些接触和交谈中，我便向他坦诚地说出了这种想法。我向他建议：趁着年轻，用几年时间攻读一

• 1 •

些必修的书籍，也回头去精读一些过去虽然涉猎过但却未曾悉心钻研过的名著名篇，还要认真阅读和研究当代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以进一步提高思想和艺术修养，使自己的作品在深度和力度方面有一个飞跃。

他赞成这建议，并当即付诸实行。“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说来颇为直白，但却又是实实在在的。1981年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剑平很少发表作品，仿佛他已从作者队伍里消逝。但从1984年4月《红岩》上发表《红月亮，白月亮》之后，大约一年时间，他竟接连写出并发表了六个中篇——就是这个集子所收集的二十五万余字。

我觉得剑平的步子是迈得大的，但又是比较坚实的。

剑平一起始就是走的从生活出发、从实际感受出发的路子。他的第一篇小说《敲锣的人》，便取材于生活中的一个实有的人物。剑平熟悉许多这类普普通通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他原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出生在黔北山区正安县一个僻远的小场镇——庙堂，幼年和青年时代正经历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日子。那年月一个小小公务员的家庭是够苦的。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小小年纪就背着喇叭形的背篋走几十里山路去背煤，腰间别一把鹰嘴柴刀去到遥远的深山老林里砍柴，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些活路，自然也都是邀朋唤友，成群结伙一道去干的。于是，儿时结交的那些伙伴，小镇上和附近农村的许多朋友、亲戚、长辈以各种各样的人物，便都深深地印入剑平的脑子里。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再经由思想之光的照射，这些人物就更其活了起来，成了他作品中人物的雏型。

他常向我谈及儿时生活过的那片乡土，以及他所熟悉的

那些人物。——孩提时教他唱许多民歌，在街坊上以贤惠出名的老祖母；喂过他的奶，搀扶他长大的、心地善良的保姆；从小就带他去两岔河湾钓鱼，动作迟缓却又精细过人的祖父；到山中找柴时他蹒跚了，前来背他进家用药酒揉擦治疗的好心的大伯；背煤走不动了，就用一对大箩筐把他和煤背篋各装一头挑着走的打油师傅；领着他到河边、田坝放鸭子的满肚子故事的公公；还有山中的养蚕人、漆匠、挖瓢匠、打山匠，四川来的盐商、布客，外地过境的耍猴卖艺者，以及基层掌握各种权柄的各式人物……。后来他又作为知青，被分配到一个更僻远的山村去，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这就更开阔了他的生活领域，让他结识了更多的人。我常听剑平深情地谈起这些人物，一个个是那样鲜明、生动，心中便不禁生出一种羡慕，要由衷地夸赞：生活赐给剑平的实在太丰厚了！

剑平极力在自己熟悉的人物身上发现美好的东西，带着热诚的感情去把他们赞颂。继《敲锣的人》之后，他写了《养蚕人》、《山中人》等短篇。应该说，这些来自生活中的人物，在他笔下是相当生动的，既有真实感，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写到一定的时候，他便意识到这些作品思想还不够深刻，人物形象也还显得单薄。

每个作者都在不断思索和寻找自己作品的不足，但要真正认识，并找准这不足的关键所在，那是须要一个过程的；对于有的作者，甚至是一个痛苦的历程。当然，我们希望这历程尽可能短一些。前面谈到我和剑平交谈时提出读书的建议，剑平之所以当即接受，原因便是他已进入这种思索和探求的过程。经过一番自省之后，他真正认识到，并公开说出

这样的话：“决不能把生活当佐料，随便捡一两个人物，编织一点情节来趋时尚。”这话听起来是会叫人感到沉重的，但它却道出了作者深思后的清醒。

在此之前，剑平也曾努力从深度去开掘，力求使作品的思想内容厚实一些。所以他也象不少作者所做过的那样，进行过两种尝试。一是往作品里灌“思想”，但其游离于形象之外的“思想”，就如水中腥进的油一样，无法融合而漂浮在水面，这当然是深刻不起来的。再就是当时小说界有人主张不要考虑什么思想、主题，只要把人物写活就成了。剑平虽然怀疑这种主张，但却也曾当作“梨子”去“变革”了一下，好在时间不长，很快领略了个中的滋味。这之后，他便沉下心来认真读书了。他自甘寂寞，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的确“沉”进了书里；同时也“沉”到了生活中去：攻读之余，一有机会便回到儿时生活过的僻远山乡，或背着行囊去到深山老林里，与各种人物接触，一呆就是数月。

这三年时间真使他获益匪浅。系统地、认真地攻读和钻研，比之漫步书林、随意涉猎是大不一样的。他边读边对自己熟悉的那些人物和自己热爱的那片乡土进行深入的思考，不仅从现实和历史的发展变化，道德情操和伦理观念，地域的特点与差异，以及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去发掘生活本身所包容的意蕴。而且尽可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哲学的、美学的眼光，去切切实实地认识和把握现实，认识世界，理解人生。在这样的基础上盘点自己的生活，剑平便顿然觉得自己确有不少的东西可写。而这些可写的东西，已经不是生活中某一实有的人物或某一部份真实的生活，它是经过作者再度创造的，比之实际生活更强烈、更深刻、更真实

的生活。

起初，他提起笔来，原是想把一些自认为可以熔炼加工的艺术素材做一下笔记，不料一写就接连写了几页，成了厚厚的一大本，似乎越写越多而不可停歇。于是，他索性停下笔记，进入构思和创作，一鼓作气便写了这个集子中的六个中篇。

与早期作品迥然不同的是，浮泛的溢美没有了，牧歌式的调子不见了；作品确实是厚实多了，甚至那厚实有些儿令人感到沉重。是啊，生活就是这样沉重地朝前移动着，人们不就是那般艰难地走过来的么；是的，是沉重而艰难，但毕竟是移动着走过来了。这，也许可以说是剑平近期作品的总主题，它包容了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

应该说，剑平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的强者。他们的强，正是表现在面对艰难险阻，背负历史重担，却顽强地一步步朝前走，走向希望和光明。在《峡谷人家》、《红月亮，白月亮》中，环境的恶劣，日子的艰辛，乡规乡俗的桎梏，成了老一辈人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对青年人呢，则有如乌云笼罩，有时甚至是雷霆火闪，山崩岩倒，仿佛真要把人压垮。茂林、闰桃、满水、雀儿这些年轻人想要获得幸福，想要自由自在地生活，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他（她）们终于战胜一切险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力量来自何处？作品形象地告诉我们，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政策为人们开辟了广阔的生活之路，才使他们有了仗恃和靠山。他们或逃进城，或住进岩洞，很快就安下了新的家，“好自在，好轻松”地生活了下来，后来径自还发迹了。重压反而激发起年轻人的进取与创造，这确实是我们当前现实的一个特点。《山

雪》中年轻女教师罗雪也是在无比艰苦的环境下生活，而她所爱的老苏又是个在逃的“反革命”，这就使境况更其险恶，但他们身处逆境却奋斗不息，女教师虽因深陷泥沼以至被截肢，但他们的精神却战胜了艰难险阻，因而感到生活的无比充实。还有《青色的石板街》中年轻的寡妇枫香，独脚站地，稚子弱女，在冷冰冰的生活溪流里浮游、挣扎。在那“越出常轨”的岁月，她更是备受欺凌；被污蔑为破鞋，被当成疯子，被随便糟踏。但她终于从灾难中挺立着走了过来，虽是那样的“折亦可弯亦可”，但对生活的态度却异常坚强，就象门前的青石板，年深月久，多少人践踏，多少风吹雨打，雪复霜冻，却越更坚硬而光洁。

剑平总是那么热情地赞颂人们的追求，讴歌人们终至获取胜利。是啊，人总得有所追求，生活才有意义，才有勇气和力量去战胜千难万险，赢得胜利与成功。剑平曾对我说，他特别喜爱的作家是杰克·伦敦，因为他小说中的环境是严峻的，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上便充分表现出人类伟大的特质，诸如爱、生命；人常常经受考验，只有强者才会一往无前。这显然也就是剑平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读了剑平这个集子，我更理解了他之所以“特别喜爱”杰克·伦敦的原因。

在风格上，剑平曾经追求过那种秀雅，婉约的调子，即人们所说的“阴柔美”一类，这在他初期的有些短篇中表现得较明显。后来，当他越向生活的纵深开掘，便越感到那种调子已不适宜于表达他对生活的思考和概括，更不能挥洒裕如地展现峻拔的生活画面，奔涌的强烈感情。于是，他努力使作品的基调与所要反映的内容尽可能合拍，因而着重选用

沉凝厚重的色彩，使调子更加严峻、雄浑而又显出一种奔涌激越的气势。尽管他在作品中也写了山歌牧唱，野趣风情，诙谐戏谑，儿女情长，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诗情，但这诗情也不单是“柔”情，总调子却是一派“阳刚”之气。在《远树孤烟》、《峡谷人家》、《青色的石板街》中，剑平的这种追求和探索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作品与他初期的一些短篇相比，简直会令人以为是出自两位作者之手哩。

我赞佩剑平勤攻苦读、孜孜探求的精神。他在短短的五年时间能有如此丰硕的收成，没有这样顽强的精神是不能想象的。这里，我还要称赞他有一位志同道合的贤内助——谢爱临，如果没有她作出那么大的牺牲，使剑平全无后顾之忧而一心写作，他要获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是不可能的。

剑平已在探求的路上跨进了一大步，那么，随着更深入的探求而迈出更大的步子，便是完全可能的了。

1985年9月10日于筑

目 录

序	文 蒙
红月亮，白月亮	1
峡谷人家	48
青色的石板街	132
远树孤烟	206
在两岔河湾中	260
山 雪	316

红月亮，白月亮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诗经·绸缪》

一

山是那样的峭拔和威严，坡岗也一重接着一重；在红月亮的照耀下，远近漠漠的暖烟，和解了峰岭和平地，和解了参差的树木，和解了浓的和淡的色彩……人和自然也和解了。

溶溶之中，有一条马路飘曳着，一个“之”连着又一个“之”。这条马路还是毛坯的，高低不平，而且逼仄，不知有多长多远。

静夜里，空气开始颤动，响起了突突突的声音，一束强光从一个“之”晃出来，又没在又一个“之”里，闪忽着，搅扰了月下融和的山野。

满水和雀儿，最终还是回来了。

当地人把手扶式拖拉机叫作“蚱蜢车”。这种拖拉机前后两个部分，活摇活甩，跑起来一蹦一跳，仿佛蚱蜢跳跃似的。

不过，今晚这蚱蜢车却走得格外的平稳。

下坡了，雀儿半个身子斜靠在满水的怀里。透过包头的纱巾，她看见了晴朗的夜空。那里是平和的、温馨的；黄的白的星宿松散地嵌在上面；月亮在星之中，有如一个成熟的果，把那橘红的光华白白地发放，迎送着这个夜晚的行路人……

雀儿把手肘拐了拐满水：

“喂！你说，月亮为啥是红色的了？”

满水看了她一眼，却将头转向了一边去。迎面吹来的风呼呼地响着，他打了个寒噤，把雀儿搂得更紧。雀儿在他怀中攒动起来，有些嗔怪地说：

“你咋了？和人家说话呀！”

“它追近了太阳，太阳的光把它染红了。”满水说。

“依我看，”雀儿似乎存心标新立异，“它是追不上太阳，自己害羞红了脸的。”

“好。不要说了。注意点，抓稳我。”满水轻轻地拍了拍雀儿的肩，说。

路面相当不好。蚱蜢车不敢放上空档，直是突突地吼，吐着淡烟，慢悠慢悠地下坡。满水和雀儿默默地相依，由车载动，任凭风吹拂，让月来浴洗……

从小山镇出来，过河上古老的木凉桥，在那岸，一直往下，大约两里路的光景，有一座油榨房。那是小山镇唯一的油坊了；屋子是土石筑起来的；高大宽敞。墙上斑驳的污痕记录着久远的年代。

从那两扇沉重的板门走进，有一个半百出头的人在里

面忙碌。庞大而粗笨的灶台前，他握紧一柄木制的铲子，正对着斜放的大炒锅，上下地搅动那锅中的菜籽。抓几粒在指上捻捻，觉得火候已经足够，便停下了手中的铲，操起一把细巧的高粱秸子扎的扫帚，把焦烫的菜籽收拾进一个撮箕。他稍一歇息，把菜籽倒入一个磨斗，那磨虽然是硕大的盘石打成，但推起来很轻松，连磨架磨啄儿也不呻吟。等到这一切功夫过去，他又拿起一把棕毛刷来，收拾研细的菜籽面到另一个平灶上甑。大火烧着，甑脚水滋滋响，香味随了蒸气升腾，飘散。紧接着，包饼了，干谷草铺底，铁圈作范，热喷喷油亮亮的籽面扑进框，填满，再折过边草盖面，最后夯实，就可以上榨了。

看见巨大的木榨，你可以想象原始森林的啸叫，抑或是那传说中的恐龙。榨膛当然是腾空了的，楔子也散搁在一边，好不容易填满榨膛，木楔子从大到小挤上去；最后再加几个戴铁帽的。等着铁楔在楔群中立住了脚，这个年过半百的人双手吊住了一头悬在空中的榨竿，双脚一挺，整个身子笔直地拉长着，到底撬起了那笼着铁碗的竿头；然后他换过手来，把紧那柄，斜斜地推竿而进，可是只撞一个空，蓦地往后一跃，右肘一倒，双臂在虚空中画出一个圆来。“嗨——哟！”一声，无须人在那里扶准方向，铁笼头便直直地往那铁楔冲去——“锵啷！”头顶上的支架摇晃着，吱吱嘎嘎呻吟，力和音乐在这霎那间溶为一体，那样高亢激昂，回荡在作坊内外；沉重的榨身颤抖一下，箍子压紧了，晶莹的油珠开始往外涌，顺着油槽，从榨肚脐注进了早接在那里的大木盆……

这个人就是满水的爹何顺风，也是小山镇唯一的打油匠

了。

顺风爷悬下榨竿，作坊里已经投下黑影。一天就要过去，河水依旧往前淌，而榨是累了，碾也累了……榨肚上清油零碎地滴落，碾盘懒散地压破油枯……

顺风爷在门外找了一根南瓜梗儿当烟杆，坐在屋角草墩上叭嗒，他认为这抽法可以图一个凉快。在用几张晒席钉成的里屋，满水正收拾灯盏。八仙桌上放着一只高脚灯碗，几根灯草在浅油里浮着，灯碗中凝了一层厚厚的油锅巴。在那些数不清的暗夜，就是这东西晃悠着，给人一片温馨。可是现在满水把它塞到床脚去。他从挂包里摸出了罩子灯，这是他特地从县城买回来的。他往罩子里呵进一口气，便伸一根纸条进去擦起来……

作坊里显得格外明亮。顺风爷倒剪双手走了过来。他在这灯前踱着，打量着：有座盘，有油肚，有透亮的玻璃筒……“这东西好是好，可这样亮干啥呀？又不写字……”满水笑着捻了捻调节，火口缩下去了。顺风爷笑笑，又挑剔道：“这东西不结实，滚下来就要摔烂。”满水什么也没有说，心里想起了城里的电灯，想起了躲进城里做小工，如今还等着他的雀儿……

“你听我说，满水！”顺风爷好象看透了满水的心，“你两个裹起跑了清闲，罗马皮这边来找我要雀儿，说我没有家教。人家是有了的，你是孬头……”

“爹！我不是那种人，你信他的话？”满水截断了顺风爷的话。

顺风爷看了儿子一眼，又心疼又埋怨地说：

“不管咋说，你回来了，这就好！浪子回头是个宝嘛。

她是雀儿，就让她飞去。不要以为跑得欢喜；看得见的，你等着看吧，不会结好果。你安生在家，乐意就帮爹扶扶竿子。不乐意，爹总得要叫你，格外有个事情，才闭眼睛……”

“爹！”满水又岔断了顺风爷的话，“我和雀儿好上了。”

“我晓得。还要你来宣传啊！”顺风爷白了满水一眼，“我就是要你割断。说一句实际话，我们做人不要叫人看不起，他罗马皮算个哪样哟！还以为我们姓何的人是要高攀他哩！这些天，他连面都不来河坝照了，这样绝情谊的人，哼，那雀儿，是一朵花呀？就是一朵花，也不要。好多人还说她象个洋娃娃，娇气得很呢……”

“爹！你生大人的气，可不要糟塌人家雀儿……”满水不服气。

“我说哪！”顺风爷两眼盯紧满水，要起强来，“我还要说！她雀儿和我们不是一路货色。我听人说了，她是脚上高登鞋，走起路叽咯叽咯，又搽香又抹粉，满脑壳是卷卷，象秤钩……这种人，好看不好吃！你想媳妇明朝我就请媒人，保准找来称你心满你意。”

“爹！我和雀儿已经确定了。”满水低低地，却是固执地说。

“我的话你不听啦？”顺风爷捏碎了手中的南瓜梗儿，声悲意切地说，“你是哪个啊？我是哪个啊？翅膀硬了不是啊？你是遭那女子裹糟了……”

满水不说了，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满水没有来得及睡一个好觉，半夜里起来，留下一张字条，悄悄地走了。

马路上横着一条沟，蚱蜢车高高地蹦了起来。满水没提